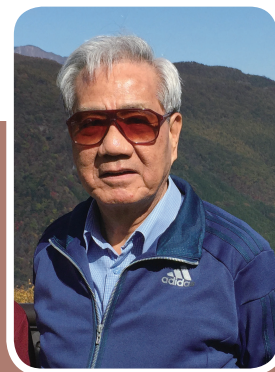


空 與 用



台中中州社林遠宏 CP Medico

1970年是我今生難以忘懷的一年。年初結婚，年中開業，年底大女兒出生。成家，立業，又生了小孩，都是關乎我一生的大事，應該高興才對，只是高興的背後卻有許多不足為外人道的辛酸。

早年因為家道中衰，四十多年前我就背負了一大筆債務；屋漏偏逢連夜雨，家母又因操勞過度，一病不起，纏綿病榻十一年。在困境中我不能沒有一位內助的扶持，結婚是不得不然的抉擇。再者，為了抒解困頓的家計，我只能背水為陣，硬著頭皮走向開業一途，偏偏大女兒又在我最無助的時候出生，我實在沒有餘力給她最好的照顧，為人父的愧疚掩蓋了內心的喜悅。1970年的轉折雖然改變了我的一生，但想起當年的處境，迄今還不免為之心酸。

醫學院畢業後，我一直從事外科的工作。但家無恆產，想開設一家外科醫院，無異是緣木求魚。所幸早年還沒有實施專科醫師制度，只要擁有醫師執照，隨時都可以變更診療的科目。因此我決定以最省的經費，開設一家內兒科診所。

我債上加債，又向親友借了一筆貸款，在住家隔壁租了一間木造的小店面，鳩工庀材，稍事裝潢。另外我又買了一張診療桌、血壓計、體溫計、注射針筒，至於處方用藥全都是

向藥商賒購。1970.6.12，全生內兒科診所終於因陋就簡，在公園路上掛起了招牌。

租了八年的店面，因緣際會，得以在對面買下了一棟鋼筋水泥的樓房。1978.6.21診所遷移到現址，診療室比原來寬敞，原本打算換張比較大的新桌，但想起老舊的桌子跟著我在艱困中渡過漫漫長年，沒有功勞也有苦勞，我豈能過了河就拆了橋？因此這張桌子又陪著我在新診所共同奮鬥。

1983-84年間，困頓的家計漸漸有了起色。那個年代電腦還不普及，我開風氣之先，在診所裝設了一套電腦，雖然容量只有三、四十 Mega，卻花了我四十萬元新台幣。當年的電腦容量小，體積很大，我那張診療桌單只擺上一部傳統的螢光幕，就已佔去大半的空間，更別說還有更大的主機、鍵盤、UPS等。我不得不請木工量身訂作，特地為這套電腦製作了一張新的診療桌。

原來那張桌子雖然小又老舊，卻是實木製作，堅固又耐用，更重要的是它與我甘苦與共，一起度過了人生最艱困的歲月，已然有了難以割捨的糟糠之情，我實在不忍將它丟棄，終而想盡辦法，為它找到了退而不休的好去處。

我在診療室的後面闢出一間小小的書房，將這張功成身退的桌子當成我的書桌。上班時

間只要沒病人，我就待在書房看書寫字，與它耳鬢廝磨的時間幾乎佔去我日常生活的大半。不少朋友對於我數十年如一日，將一張老舊的桌子當成是生活中不可須臾相離的愛妾一般，不以為然。可是了解過我與桌子的革命感情後，對我那份永誌不渝的眷念之情都會肅然起敬。

從診療室被移到書房後，這張老桌子似乎無法適應角色的轉換，日子一久，漸漸發揮不了書桌的功能。在日常生活中我有將一些友人的名片、記事的小紙頭，或不能隨手丟棄的雜記，暫時收存起來的習慣。久而久之，盈箱累篋，到處都是，尤其是桌面上層層疊疊，堆放許多好久都不曾看它一眼的資料，不但雜亂，也佔去大半的空間，俯案看書寫字，不免有侷促的感受。暇時，偶或翻看，這些無以復加的珍藏雖都與現實生活扯不上關係，卻又覺得棄之可惜，最後還是任由它在桌上撒野。

有天我痛定思痛，對這些「珍藏」開鋤。我訂下一個準則，只要是沒有機會再用的東西一律加以丟棄。結果清出一大堆東西，裝了好幾只大紙箱，樂翻了拾荒老人。清理過後，再看看桌面，雖然消蝕了一些，但還是物滿為患。

有次我參觀一家日本禪寺，發現修道的禪僧只擁有極少的個人物品，一個鉢、一張榻榻米、一床被、一個枕頭、二套僧衣、一件袈裟。他們放空心胸，摒棄外物，內無雜念，外無雜物，在相對的「空」境中，才能讓生活幾近於「道」。雖然我是凡俗眾生，無法拋妻棄子，遁入空門去潛修，但如果也能放下身邊的一切，行住坐臥，何處沒有禪機？古云：「大隱隱於朝，中隱隱於市，小隱隱於山林。」就算在朝為官，處身在你爭我奪的官場中，但只要能潔身自好，不照樣可以與世相遺？

我再又訂下一條更嚴苛的準則，只要與當下無關者，一件不留。結果上千張的舊名片

我一張張檢視，有些已經走了，有的幾十年不曾往來，絕大部份我已不認識，最後只留下了三、五十張而已，才猛然發現周遭竟然存在這麼多佔滿空間的廢物。丟不得的資料我分門別類放進書櫃裡，桌面上終於空無一物，還給書桌本來的面目，看起書來清爽多了，心胸也為之開闊。我終於發現：無用之用是為大用。

過去在桌面上擺放許多雜物，把桌面放置東西的功用發揮到了極致，卻反而失去了桌子該有的功用。現在將這些無用之物全部去除，突然發現這張桌子除了堆置雜物，竟還存在著許多我意想不到的大用。

老子曰：「三十輻，共一轂，當其無，有車之用；埴埴以為器，當其無，有器之用；鑿戶牖以為室，當其無，有室之用；故有之以為利，無之以為用。」車輪的三十根輻輳聚集在中心點上，如果少了中空的軹孔，車輪就發揮不了運轉的功用。揉合陶土，做成各種容器，如果少了中空的部份，容器同樣發揮不了盛物的功用。開鑿門窗，蓋成房屋，因為屋內空曠，才能產生居住的功用。可見「有」（實體）之所以能帶給人便利，是因「無」（空虛）發揮它的作用。

一件東西真正有用，是在空虛的無，不在真實的有。桌子如果無法騰出空無一物的桌面，桌子就完全失去桌子的功用。一坪百多萬元的豪宅，如果將幾十年不忍丟棄的狗屎乾塞得滿屋都是，想必比屋內只擺簡單傢具，清幽素淡的陋室還不值。自從移去桌上的雜物，書桌才變成真正的書桌，俯案覽卷，頓覺意趣風發。我進而將腦子也騰空，將心中的哀怨情愁全都掃除，寫起文章，竟然毫無阻滯，文思泉湧。「空」之為用，豈非大用？